

30316 ✓

教科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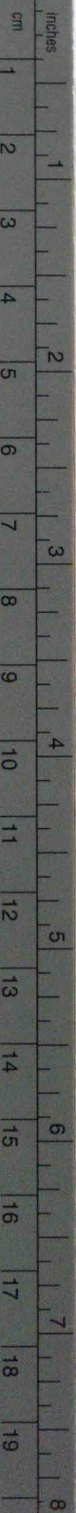
3
820
41-1899
2000302330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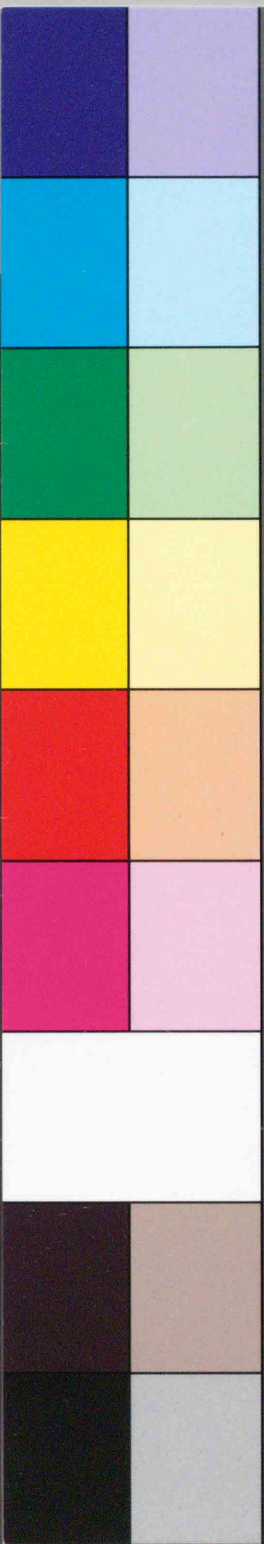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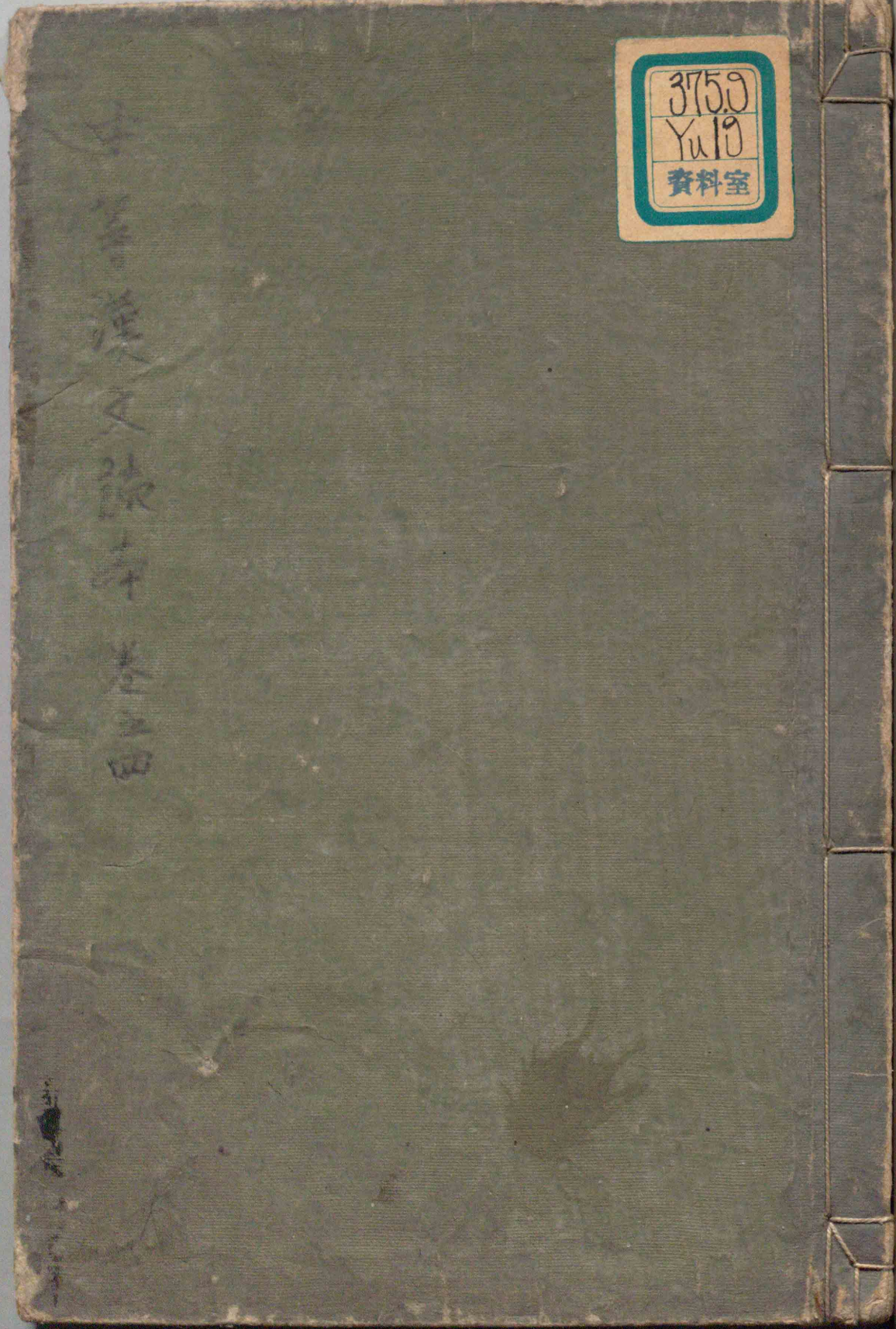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3759
Yw19
資料室



書大廣
書古學
印國濟

資料室

325.9
Y419

日五十二月一年二十三治明
檢省部文

文學士黑板勝美 校閱
遊佐誠甫 合編
富永岩太郎

卷之四

中等漢文讀本

東京集英堂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四目次

- 延喜之治 香山延子
- 菅原道真 香山延子
- 後三條天皇 香山延子
- 鈴木清助殉難記其一 佐倉孫三
- 鈴木清助殉難記其二 佐倉孫三
- 火山記第一 隨園漫筆
- 火山記第二 隨園漫筆
- 盜喻 安井衡
- 雲喻 齋藤正謙
- 蠟燭說 賴襄

中等漢文讀本 卷之四 目次 集英堂藏版

H. Sakai

為學說

濱田彌兵衛其一

濱田彌兵衛其二

記卯兵衛谷平事

記越中魚津浦畫海市事

觀不知火記其一

觀不知火記其二

蝸說

日本刀說

虛心平氣說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四 目次

尾藤孝摩

齋藤正謙

齋藤正謙

中井積德

皆川愿

菊池純

菊池純

松崎役

山田球

尾藤孝摩

室直清

靜古館記

歌聖堂記

蘇彝士河記

天士河記

高橋生傳

女丈夫傳

蒲生君平傳其一

蒲生君平傳其二

林子平傳其一

林子平傳其二

銀行

林長孺

賴襄

黎蔗昌

隨園漫筆

林長孺

古賀暎

蒲生重章

蒲生重章

齋藤馨

齋藤馨

盛世危言

三計經記

安井衡

習說

尾藤孝肇

進學喻其一

柴野邦彦

進學喻其二

柴野邦彦

峽中紀行第一

萩生茂卿

峽中紀行第二

萩生茂卿

那智瀑

北園恭



中華漢文讀本卷之四

文學士 黑板勝美校閱

遊佐誠甫 合編

富永岩太郎

後三條天皇

青山延子

後三條天皇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也母陽明門院寬德二年立為皇太子治曆四年即位於太政官廳延久元年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帝久在儲宮經歷世故雅好文學博通古今及即位總攬權綱時權貴多占莊園為民蠹害帝患之至

是置記錄所，檢覈虛實。四年，定斗升法。帝欲審量制，命新作器，使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之。帝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資仲等率藏人出納，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而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冬，帝不豫，讓位皇太子。初，帝在東宮，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又數緣事積怨，賴通而含忍不發。及即位，痛抑其權，奪之政柄。教通雖居台輔，備員而已。教通嘗作南圓堂，時禁國司再任教通，請再任如故。帝奮髯震怒，曰：攝關之可憚者，唯國之外祖而已。朕則無所畏，峻拒其奏。教通粲然拂

衣而起，大呼曰：藤原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而出。帝不得已，召還許之。帝躬行節儉，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胡椒，以充御膳。一條帝以來，政歸外戚，朝憲稍弛。帝剛健嚴命，不受牽制，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帝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賴通嘆曰：我邦不幸，莫甚於斯。大江匡房謂教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

延喜之治

青山延子

醍醐天皇昌泰二年，以大納言藤原時平爲左大

臣權大納言管原道真為右大臣。延喜元年，貶道真為太宰權帥。秋，時平等上三代實錄。七年，上延喜格。九年，定天下常平倉穀價，升直三錢。十四年，詔求直言。式部大輔三善清行條陳便宜十二。延長五年，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上延喜式。先是，詔左大臣藤原時平大納言藤原定國等撰格式，未成而時平等薨。其後，詔忠平等編集之。至是成。八年，帝崩，壽四十六。帝臨御日久，勵精圖治。延喜中，新立格制，而風俗奢侈，多犯者。帝患之。一日，藤原時平盛飾而入。帝見而大怒，使職事讓之曰：「今者嚴

立格制，左大臣身長百僚，首犯國禁，大臣舉動豈宜如此。時平惶懼，歸第屏居月餘。自是奢侈頓改。帝性慈仁，愛民，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間凍餒。每見群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己嚴格，人難盡言。故朕常溫顏色，以來諫者。」

管原道真

青山延于

管原道真是善之子也。幼而穎悟。年甫十一，是善命賦詩立成，是善歎異。後從都良香游。貞觀中，舉文章生對策及第。陽成天皇元慶六年，勅海國使斐題來，以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與島田惟臣接

伴之。斐題稱道真詩，以為近白居易體。宇多天皇寬平三年，為遣唐大使。會唐亂，不果行。九年，帝禪位於皇太子，詔道真及藤原時平、輔少主、參決機務。醍醐天皇昌泰二年，道真為右大臣，時平為左大臣。道真權勢甚盛，文章博士三善清行勸之退避。道真不從。延喜元年，貶道真為太宰權帥。初，時平與道真執政，道真以碩儒宿德，有時望。而時平年少，才亦不及。以故，道真眷注日厚。時平意甚不平。會宇多法皇與帝議，欲以道真為關白。因召道真密諭其意。道真固辭。時平聞而益不悅。遂與源

光、藤原、管根等誣構道真。帝信之，竟貶黜。法皇聞之，欲見帝申理。管根遏絕，不通。道真男女二十三人，皆坐配流。三年春二月，道真薨于貶所。年五十九。道真歷事五朝，為宇多帝所親任。帝嘗好游獵，道真諫止之。隨事獻替，多所匡救。及被配，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雖謫居無慘，未曾忘忠愛之意。一日遇重陽，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聞者莫不感嘆。至是薨。天曆初，建祠於右近馬場，以祀之。號北野社。」

鈴木清助殉難記 其一

佐倉孫三

君諱直義稱清助。鈴木氏。千葉縣佐倉人。父稱羽右衛門。母片岡氏。以萬延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生。兄弟八人。君其第四子也。明治十五年爲巡查。後轉看守。未幾復爲巡查。在佐倉警察署。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受官金護衛之命。趣千葉。先是有強賊掠奪官金於途。爾來輸送之際。必附護衛。午牌發署。過千代田村。有一男子尾來。其狀可異。試問所之。應答不明。君疑其賊。心竊戒焉。比踰千葉郡夫婦坂。日已暮。四顧寂寥。忽轟然一聲。飛丸射君。唇

君拔劍顧叱之。賊遂巡。猶彈者三。一丸傷左腕。君猛進薄之。揮刀擊左肩。將直兩斷之。忽自謂。今殺之。則何賴得其狀。乃捨刀格搏。伏而縛左手。將及右手。右手猶持銃。所殘二丸。中腹。君三負重傷。鮮血淋漓。痛苦徹骨。猶鼓勇不撓。賊亦決死抗拒。索將絕。乃解禪緊縛之。時賊力窮。給曰。奴未知君膽勇。誤犯虎威。萬死所甘。唯奴有所志。苟免則謝以千金矣。君啗不應。引賊抵民家。先是傳丁見君難走。報千葉警察署。衆馳至。則君按劍端坐。神色不變。衆護君入千葉病院。縣知事石田公。警部長渡

邊君等親臨，尋訪狀。君肅然改容，徐陳遭難顛末，詳悉不遺一事。公以下皆感泣，賜褒狀及金若干。又進一級，為巡查部長，蓋特典也。

鈴木清助殉難記 其二 佐倉孫三

君在病院也。國手究術，而毒丸之深入腎腹者，牢不可脫去。遂以月之八日，歿。年三十有一。即日與歸，佐倉翌葬於延覺寺。會者凡一千餘人。道路觀者，無識與不識，皆泣而稱其義勇。配古川氏會，病聞之，悲哀不禁，尋又歿。有一男，猶幼。君幼精悍，有膽氣，常指揮群兒，為戰鬥之狀。人呼曰：英雄兒。既

長好武，學游泳於笹沼氏，擊劍於夏見氏。後受拳法於戶塚氏，得秘術。君雖不甚讀書，善知順逆，有臨事斷乎不動之識。性豪宕澹泊，不修邊幅。交人重然諾，好趨人急。是以僚友畏而愛焉。臨終謂人曰：吾講武以待變，今日聊試之。死猶無憾焉。嗚呼！平時嘵嘵唱節義，一旦瀕危，遂巡顧望者，人情之常也。獨君抵死不撓，以奏捕獲之功。其忠肝義膽，足以為警士之龜鑑矣。况其臨死言，愆容不迫，以明平生之節。雖古烈丈夫，何以遠過焉。頃朝野有志之士，相謀欲錄其功於石，以傳不朽。徵余文，余

不敢辭記其梗概云。

火山記 第一

隨園漫筆

自越印度洋即聞客言火山狀姑妄聽之。迄度紅海過地中海將履義大利境又有客指前途山嶺之烟縷縷者曰此即火山也。初以為山皆出雲無足異焉。仍姑妄聽之。及抵拿波利舍舟登陸假寓客舍舍樓四重左瞰火山如在睫下。細審之有雲一縷自山巔出入夜則上為雲下為火。色熊熊然光耀駭目。越日乘車直詣山下。車本駕兩馬至是又增一馬。迤邐盤旋不知幾十百折始達山腰。其

地闌以木柵有人盤詰。由此再登直至機器室外下車入室少憩便乘機車車式斜立座分三層可容十二人吹號二次機器展動車自緣鐵索而上山形壁立而循軌極穩約兩刻許造巔車止又以肩輿舁行碎沙中輿人持杖助力防失足也。既至絕頂舍輿徒步距出火處三丈許乃止足焉。但見濃烟從窟中出直冲霄漢且時作轟隆聲於烟中湧出紛紛紅片大小不一落地便作黑色似煤非煤似石非石及其熱時投以銅錢尚能舍入蓋初猶軟後則堅也。立既久覺熱氣甚盛且洞口土石

色若硫磺。隙際雜出烟焰，凜乎其不可久留也。

火山記 第二

隨園漫筆

俯視山趾，則大海當其前，民居環其下，車軌一道，細若羊腸，搖搖然若懸旌。吾不異夫山之高，路之峻，特異夫不勞而涉如履平地。則斯人之巧思奇製，誠卓絕乎千古，而非前人所意想得到也。山之東又一峯，亦有焦灼痕據，引導人云：火本從彼處出，繼彼塞此通，正不知幾何年。又云：前二十年，此山曾湧瀉一次，如冶鑪中傾出鐵汁者。然所過房屋人畜，以及草木，皆蕩然無存，至今形迹宛在。因

由窟前察之，尚作黃色，以下則或紫或黑。堅者如石，散者如土，仍為波濤旋渦狀，散漫而下。直至山前，數十里之遠，歷歷可指。緣是處至今仍未生育草木，故也。又云：二千年前，亦曾湧瀉一次，則全境成墟，人民無一免者。噫，為禍之烈，至于如此。又豈洞若觀火者所能料及哉。山腰以下，草木蓬蓬然，果實離離然。沿山至海，則禾黍芄芄然，人民擾擾然。人言山無水，則不能滋生，故不毛之童山，形皆濯濯。以其下無泉故也。若此山有火，乃亦能滋生，可見水火皆能生物。其理之精微，處格致家定能

詳究之。吾不敢贅。游事既畢，循徑下山，則已六街燈火，如入不夜之城矣。抵寓，篝燈泚筆，記此以識奇觀焉。

盜喻

安井衡

盜行於市，過兌金鋪前。家僮輩方算金秤銀，盜竊視久之，忽奮袂突入，攫百金而走。一鋪愕然，爭起追之，及之百步之外，挈以至家，群罵之曰：鼠竊大膽，白日稠人中，敢攫百金，汝不知人亦有耳目手足邪？盜哀訴曰：死罪。鄉者唯見金而不見人也。世皆笑之，不知世之笑之者，亦類是盜也。夫人暗於

事機，見其利而不見其害，短於鑒識，見其忠而不見其奸，誇者之徇名，貪夫之死權，亦皆獨見其所欲而不知人，冷笑漫罵於其後也。與是盜何擇？故聖人視利思義，事逆於心，必求之道，事順於心，必求之，匪道我鑒於盜，知所以修吾身矣。作盜喻。

雲喻

齋藤正謙

屬者余糾合同志，創文會，衆索題目。余乃以雲喻應之。且謂之曰：雲可以喻文，蓋物莫切焉。吾嘗登山巔而覽觀其狀，因有所發悟焉。請為諸君言之。其始起也，浮浮焉如蒸黍，縷縷焉如吐絲，散而如

綿出筐鎔而如銀在冶。繚樹而行，抱石而憩。徘徊顧望，躊躇不前。洎乎騰至於天際，俯仰百變。拖者若練，張者若帳，行者若水，蹙者若鱗，突怒者若峯，獬豸者若坡，若馬奔，若虎蹲，若龍躍，若鳳翔。翻為旌旗，盼為瓔珞，覆為蓋，旋為輪，亘為樓閣，城闕峙為山嶽。種種異狀，弗可殫述。俄而泯然，潰然，洶洶然。如浪駭，如濤春，如波塘之決，紛紜擾亂，如大軍之移動。圍既合，戰既酣，則雨霽然至，不終朝而徧於天下矣。烏虜是可謂天下之至奇至變者也。然皆一氣之變，非有意為之。故曰：雲無心而出岫，文

能如是，亦非其至者歟。請與諸君學之。雖然，雲而不致雨，文而不濟用，雖奇而無益也。易曰：雲上於天，需人之需於雲，非為雨故歟。方夫旱魃作虐也，百苗稿，百物瘠，人人引領望雲，猶疲民之於天吏，是非望雲也。望雨也。雲而無雨，將何所望焉。唯其油然載雨，行之於下土，使稿者勃然以興，病者霍然以起。此其所以為人物所需也。文能如此而後，有用於天下矣。請與諸君勉之。衆唯唯而退。遂書其言以塞課責。

蠟燭說

賴 襄

會津產蠟。蠟燭最著。有華蠟燭者。繪其膚。華紋繡錯。燦可眩目。余數得於其人。試燒之。非加明也。則置之筐。以供觀玩。而用以燒。乃無華者。夫蠟燭何用哉。玩之邪。抑照物也。苟照物而明矣。雖無可觀。可玩。而名為蠟燭。不愧矣。名為燭。而其實無益於明。安在其為蠟燭乎。且求物之可觀玩者。何必用蠟燭。今儒士亦國之蠟燭也。為物雖微。無此莫以燭治亂。而救昏暗。凝其膏潤。含其光明。舍之可藏。以待舉用。唯不舉也。舉則可以辨群物。照四疆。類如椽之燭者。則古之賢才豪傑也。次之而下。隨質之

小大皆可用。燭物是之。謂儒已。而今或以為席上之珍。以玩物視之。而儒亦以玩物自視。其名曰儒。儒邪。俳優邪。徒藻繪其外。而驗其中之通且明。不如。悃幅之俗士。是華蠟燭耳。然彼燭也。特曰其華之無益於明。云爾。非不可燭也。則是不足以比焉。邪。添川仲穎會津產也。質厚好學。善文。而不銜於人。吾知其為燭。不為華蠟燭也。於其歸言此。以勉之。

為學說

尾藤孝肇

君子之為學也。欲以明人之義也。何謂人之義。父

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是謂天下之大經。人之所以為義者。是已。苟欲明之乎。不可弗求諸聖賢之訓。聖賢之訓。布在方策。亡論四子六經。洛閩之書。即漢唐諸詁之為詁。元明諸說之為說。旁逮馬班諸史。董韓諸家。森然備焉。巋然存焉。而其讀之也。亦各有次第。不可純駁無辨。雅鄭并奏。亦須有所采擇焉。讀之。之方。宜奈何。朱子曰。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蓋不循序而致精。則所涉雖廣。所歷雖博。亦汗漫而已矣。

紛錯而已矣。何所得而明之哉。夫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載記以譏其無得也。故君子之為學也。自卑而高。自邇而遠。盈乎此而進乎彼。優而游之。涵而泳之。怡然有以自得焉。而後為愉快。然欲其致精而不知居敬而持志。則所謂釋卷而茫然者。亦何所得而明之哉。夫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故操而存之。使心常在焉。然後乃始可以致夫精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斯。則人之義者。其亦庶乎有以明之矣。

濱田彌兵衛其一

齋藤正謙

臺灣在支那東南海中。古無聞焉。明天啓初，海徵人顏振泉聚眾據之，招我邦邊民入其黨。因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謂頭目。我日本謂頭目為加志螺。音近甲螺。故遂訛稱耳。先是泉州人鄭芝龍少流落往來我邦，因入振泉之黨。及振泉死，眾推芝龍為甲螺。雄視海上。後受明將之撫，去移閩中。我邊民代之為甲螺。而紅毛夷來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既而築城郭據之，役使土人如奴隸，不復輸幣。且我商船往印度者，過其近海，為被殺掠。甲螺

不能如之何。適本邦商人濱田某至，眾交訴之，圖報復。某許之。某字彌兵衛，長崎人也。勇而有謀。弟某字小左衛門。子某字新藏。並有膽略。力無數人。乃與甲螺之黨二十人還請之大府。大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備船募卒附之。於彌兵衛。彌兵衛盡裝其從兵數百為農丁，被簑笠持鋏鏹，行到臺灣海口。請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地土廣人寡，中多菜蕪，欲移住以開墾之。守吏以告甲必丹。弗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遽許。上陸使人來言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多也。彌兵衛曰：唉，公何疑

人之甚邪。假使日本欲略海外之國，當遣猛將精兵來。日本素不乏其人。奚使我濟小民之為守吏。檢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其他唯有耕耨之具而已。還備告甲必丹。甲必丹意稍解。乃許眾登陸。

濱田彌兵衛 其二

齋藤正謙

彌兵衛得入城，謁見甲必丹。請受廩為氓。弗許。請還本邦。亦弗許。留數月。屢入請之。甲必丹依違不答。彌兵衛謂眾曰：甲必丹不許我去，留其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眾憤然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衛父子三人入城。眾從之，留於門。

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必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閣，何無禮也。彌兵衛咆哮奮前，擒甲必丹於牀，自懷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耶。左右欲刃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迫。甲必丹惶恐乞饒命。甚哀。彌兵衛曰：汝欲生，何不停城上放礮。甲必丹曰：謹奉命。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必丹曰：唯命之從。從兵聞變，走入鬪於庭。其後入者為礮，被傷。彌兵衛乃左手扼甲必丹之臂，右手執匕首，俱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甲必丹傳

命停放礮，令其卒，躡蠻船一隻，及日本船二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檢之，乃欲拉甲必丹去。甲必丹曰：「嗚呼！民皆仰其指揮，某去則俛俛乎無所歸焉。某有一兒，年十二歲，願代某從去。公幸垂愛憐，使某全父子之情，非敢所望也。」彌兵許之，乃質其子及頭目數人，歸報於鎮臺。鎮臺稟大府，厚賞之。於是彌兵之名震一時，時寬永五年也。

記卯兵衛谷平事

中井積德

上毛新田郡有酒井村。秋社張肆，爲市。屋島村有販魚谷平。適市途經安養寺村。墓樹上烏鵲噪甚。

谷平謂墓間有何怪異。旋行，睨之，見文蛇橫碑間。谷平謂是也。頃之，蛇不動。漸就視之，則棉絲綠縹矣。牽之，則布囊出焉。啓之，則金五十兩，封題曰「卯兵衛」。谷平大駭，尋思謂安養寺村唯有一卯。多貨善價，數十里內無復多財之卯。渠且適市而遺之也。乃懷金而往焉。卯果在肆。號而問曰：「君有所遺歟？」卯掉頭曰：「否否。」谷平謂衆而言之，吾之過也。乃去之，鬻酤市散，復往焉。就而問曰：「君有所遺歟？」卯曰：「否否。」谷平謂猶在他人之室也。亦吾過矣。又去之，時其歸而踵其家，請見卯。卯曰：「何所言？」谷平曰：「君

必有所遺也。盍爲我言之。卯曰：否否。谷平愠曰：五十之金，題曰卯者，非君彼何卯矣。取囊投其前，因告所以得金者。卯不肯受，金曰：此我遺之，既非吾之有，而子拾之，即子之財矣。吾何與焉。谷平曰：吾非拾之也。欲還諸君，故舉之耳。固相讓，皆不肯取。卯又手思之，良久，熟視言曰：子強辯抗於我，又能抗於天歟。曰：不能。卯乃曰：我適市過而拜墓，無事也。夫金人之所重，而我偶遺之，豈非天乎。鵲噪蛇偃，導子拾之，亦天也。卯兵衛不得違天而取金矣。谷平亦安得違天而還金焉。谷平嘿然久之，乃言。

曰：谷平不違天矣。天使他人拾之乎，則他人之有矣。谷平者義不苟取，有拾必訪主而還焉者，今天使不苟取之，谷平拾之，則訪主而還焉，是奉天道也。君焉得復辭言畢，趨出。卯猶提囊追之，不及。至歲竟，餽米三苞，金二方，爲谷平之壽。歲以爲常，終谷平之身。卯事親孝，親沒將他適，必謁墓而告，反亦如之。恒好施與，村中之窮乏者賑焉。力業者賞焉。臨終遺命，稻麥三倉，雖有急不得輒糶，必交新舊。曰：三倉足以濟一村之饑也。以其善治財也，每施散而財常有餘云。

記越中魚津浦畫海市事

皆川 愿

越中魚津浦。孟夏之月，常現海市。晴日無風，薄雲罩天之日，則必見之。風生則雖見而忽復息。見之初，常必先起自滑川。滑川去魚津三里，而將見之時，其岸際林木皆化成其物，其間長可六丈，其餘一二里間，則樹色悉成至黑色。而海市之生，初先如數柱並植者，而其柱形亦數斷不全。既而稍當其東，生如樓櫓者，四五處。其高者可二三仞。又生城牆，高可六尺。牆見如白壁，白壁之間，特透明。

舟帆來者，映見于其中。云寬政九年夏四月十三日生。始未刻，至於申下刻而息。是日午時，金澤侯駕到此地，適見海市。因令扈駕諸臣皆出觀之。蓋百年前侯始祖某公之時，嘗到此見海市。而某公，年八十，是以今公亦喜以為吉徵。是日大阪和田隆侯幹僕福田成政者，適亦客寓在其地。而親觀之，云成政前此凡三見之，並皆朦朧不明。獨此日所見為鮮明。魚津之地，當能登東十二三里。而海市唯在魚津及其近邑，巖瀨五里之間。見之能登海上之人不能見之，云海市又有時變幻不一。

金澤士人加藤維明者嘗見其成松樹驛道前田
某者嘗見其松樹中有一柳樹而其上植竹竿以
曬一汗衫者野村貞英乃嘗見其成一長橋此三
士皆嘗來為魚津宰是以見之云又云魚津土人
乃皆云魚津近國無有如此城墻樓櫓松樹長橋
者疑是空氣攝近江勢多城松樹長橋之景以寫
作此海市者也。

觀不知火記其一

菊池純

昔者稱二肥謂之前火後火之國後世忌火改以
肥字宜矣其火之變幻起滅不易測知也火以每

歲三月三十日現焉遠近蟻集喧傳以為奇觀矣
南溪子西游欲觀其所謂不知火者以七月中旬
發崎嶼途登雲仙嶽將航趣于島原詢邑人曰觀
火孰地最奇曰宇土八代凡沿海一帶地方無適
不奇而其最壯觀者獨在天草島乃拏船而渡焉
此日天氣開霽海面如席其背面依依若送其行
者則雲仙嶽也其東南黛色遠近若近其船者則
為天草島船進島移一瞬數里蚤已抵天草乃轉
棹入浦淑巒曲之間山水清淑眺矚絕佳白沙翠
竹與漁家蟹戶相連綴頗有平遠山水畫致凝眸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四

久之。回棹抵惣象。乃倩導者登高埠。埠高七八町。地勢塹塹。前接于大洋。俯而眺之。則宇土熊本八代諸邑皆攢簇其脚下。其東南則天水一碧。不見其際涯。島嶼無數。點綴其間。曰鼠島。曰大嶋。曰某。曰某。不遑悉舉也。

觀不知火記 其二

菊池 純

既而日落。烟合。四顧曠黑。不辨人影。四方來觀火者。蜂屯蟻集。爭點松明。歌舞吹彈。不問交之生熟。而獻酬交錯。荒陬之地。變為鬧熱世界。今歲秋暑。比例最劇。此夜沼海地方。天霽氣爽。風露淒涼。頓

忘炎威。可畏也。夜半海面茫洋。絕不覩一火影。故初來觀者。或疑以為虛妄矣。少焉。洋心有物閃爍。離波熟視之。則火光也。忽然一火分為兩火。兩火分為三四點。先後現出。連亘於數里外。明而欲燃者。幽而欲滅者。高者如翔。低者如走。或雙或隻。或合。或離。旁午來往。不可方物。喻諸祇園祭會。萬燈映射。燦然照波。終夜煌煌。不啻白日。大抵觀火。其地形高。則觀亦隨奇矣。土人號曰龍神火。此夜嚴禁漁獵。止航海。往歲熊本藩士泛舟。趣火所到。則火已遠。在數里外。至天明。則火光星散。滅沒波上。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四

十九
集英堂藏版

遂不知其所在也。

蝸說

松崎 復

松子倦誦卧竹床。久雨乍晴林庭蕭洒地潤而苔滑。有蝸上牆而行。行而兩角觸觸而警警而縮縮而首尾俱藏入殼中。松子喟然嘆曰蝸哉蝸哉夫得潤而行何似夫遇時而行者耶。觸警而縮何似夫言而當忌諱自反而引咎者邪。縮而藏何似夫不用而自善者邪。古之人以汝名廬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君子乎。又嘆曰得潤而行何似夫得幸而進者邪。觸警而縮何似夫外剛而內荏

者邪。縮而藏何似夫緘口畏罪而固其祿位者邪。古之人以汝為醜抑亦以此歟。蝸哉蝸哉何甚似小人乎。夫君子以似汝而為君子。小人以似汝而為小人。故吾甚好汝而又甚惡汝焉。好汝則但恐其不為汝。惡汝則但恐其為汝也。是以欲居汝廬而為君子。又欲食汝醜而不為小人矣。是故先作汝說。

日本刀說

山田 球

日本刀之利赫赫然於萬國矣。然懦夫執焉。嬰兒狎之。弱將執焉。敵國輕之。庸君執焉。夷狄侮之。而

亂臣得以弑其君，賊子得以弑其父，執非其人，果不可歟。然則恃刀不如恃人，磨日本刀不如磨日本膽也。今也人之不恃膽之不磨，是非榮辱來襲而不知拒，聲色貨利來侵而不知防，揚揚然橫三尺秋水，一庸夫當前焉。強夫則悍然抗之，懦夫則戰栗避之。其何問敵國哉？其何問夷狄哉？所謂日本膽何也？曰仁，曰義，曰忠，曰孝。夫仁義忠孝人之固有，而列聖之所恃以維持世道人心於千萬年。善磨之則其光芒威靈足寒姦賊之心，而禦腥膻之侮矣。嗚呼！是人也，直可執日本刀也。故藤原氏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鑒古者，以為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咏其下。遂額以此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適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為蛭子三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

數存其間焉。噫亦奇矣。或曰：機園善和歌，喜古雅澹秀之致。蓋沿草庵之流而溯古今万葉之源。其夢寐歌聖非一日。故有此奇遇焉。爾在機園固為欣幸矣。而在像不可知其為幸與否也。夫其中而坐手有所執肖矣。而歌聖所執離藻之筆。而蛭子所執釣利之鉤也。故蛭子濁歌聖清。蛭子俗歌聖雅。雖然較其氣焰勢力。則歌聖不能及。蛭子之萬一。何者祭蛭子則致貲巨萬。則世不絕祭。歌聖則不過善哦三十一字。終身學為蛙鳴蟲啼之聲。故橫目之民莫不知。蛭子之可祭。而祭歌聖者。千万

人中一二人而已。使此像終冒稱蛭子。則酒肉羞莫隨在不乏。一經機園之鑿。呼曰歌聖也。當其在機園之堂。則享一瓣香之供矣。苟離其手。誰保其不餒哉。賴襄曰：然雖然使像有知。寧餒而歌聖不飽。而蛭子也。遂書為記。

蘇彝士河記

黎 蔗 昌

蘇彝士河亦名蘇愛斯亦名新開河。地當亞細亞。阿非利加相聯屬處。屬埃及國。法人勒色布斯創鑿為河。以通舟楫。謂自亞細亞至歐羅巴。可省却水程二萬餘里。此二萬餘里中。即輪舟捷速亦須

歷二十餘日，乃可由彼達此。既有此河，不過兩日之期，時日之相較也。速風濤之可虞也。免石炭之可省也。多厥功實無既極。聞其經費之浩大，雖中有兩湖，因勢利導，然已耗金錢數百餘萬矣。又聞當河之未開也，濱河一帶，往往十餘年不得一雨。河成後，雨水稍密，惟河道甚狹，僅容一舟。有來舟相遇時，須於寬處暫停，以讓。故聞英國現有另濬一河之議。河水深三丈，雖極重之舟，亦可行駛。惟河中定章，不得任意趨行。務當緩緩展輪，以免水勢激盪，致損河岸。故雖三百餘里，必兩日乃得出。

口至其修撈河道之工，則固常年不能間斷。惟恐淤淺致礙。按此河之工役，為法人首創，以其地屬埃及，遂乃兩國共主之。繼以英人大助經費，遂又三國共主之。今則取道此河者，每噸貨須納洋銀二元，每客亦納二元，以助經費。其效隱加于船價，貨價中是收利之溥，又未可限量。然則觀于此河，固不得不服其謀深慮遠，有志竟成焉。是烏可以不記。

天士河記

隨園漫筆

天士河一名巔迷士河，倫敦之勝景也。河亘穿城

垣而過。清流映帶，屈曲綿長。兩岸則綠樹參天，芳草匝地。間有樓閣，皆富商巨紳納涼息靜之所。溯流而上，建牌重，重船之踰牌也。必集待數十，然後啓。令叢聚於槽，俟下流之牌既閉，乃啓上流之牌。節節如是，其製極精。測其水勢之高下，相距幾及一丈，設無此重疊障水之法，則其流必時虞涸竭矣。雖嬉戲之務，其不吝工費也如此。河中游艇極多，往來如織。男女雜遝，三五成群，率皆手自打槳，鳴橈，泛乎中流。容與蕩漾，致足樂也。沿流垂釣者有，又團飲者有。又舟中人亦皆停橈登岸，擇綠草

如茵處，席地歡飲。履舄交錯，杯盤狼藉。亦既醉飽，則又乘興鼓棹，爭先隨波上下，以相取樂。間有泛小火輪舟，游乎其中者。舟內肴核具備，團團聚飲。水色山光，都歸眼底，更形暢適。所尤悅目者，婦女輩亦解操舟，翠袖紅裙，放浪于青溪綠水間。較之中土秦淮虎邱西子湖平山堂，別又一般。樂趣吾不異。夫景之佳，境之幻，而獨異其國家之不惜帑金，縱人娛樂，至於如此。蓋陸地既築有海，泊利津，泊諸大園林，足以容千人萬人，鎮日嬉游笑傲。而又障此河流，葺成勝景，水嬉無禁，競渡成風，深合

與民同樂，與眾樂樂之意。宜乎生長此鄉者，熙熙
皞皞，如登春臺。無貧富貴賤之分，而咸得生人之
旨趣焉。然則觀于此河，亦可想見其庶政之畢舉
矣。

高橋生傳

林長孺

高橋生名某，稱喜右衛門。武州川越人。為人縱逸，
負氣健步過人。尤嗜書法。來江戶客寓數年。困極
仕幕朝，士橫田新五兵衛家囊無半錢弗恤也。暇
則從事於學書。書一以僧空海為法。常懷其墨本，
時出臨摹。又好遠行。行不必尋佳山名水。亦不必

訪奇技異能之士。唯漫然杖履信脚而步耳。有時
陟降山坂，跋涉原野。一日行數百里。曰快矣。旬餘
不遠行，意殊嗟嗟。其在路上小憩，亦必展玩空海
墨本。好作大字。字方二丈餘。楮墨之費不能自辨。
及其欲書也，輒携一巨棒，馳行大師河原。大師河
原在都南郊。白砂平鋪，可畫以作字。生乃出空海
墨本，熟視久之。意有所會，欣然大呼躍身，揮棒作
數十大字於砂上。字皆活潑飛動，作蛟龍勢。乃環
視曰快矣。初生夢一老人，素衣烏帽，手持巨毫一
枝，書法一卷來與之。既寤以為空海現身授秘訣，

也。自是書進一境。生既能大字。而細字則不能作。尤窘於作書札。然主家命之。則強書字。大尚寸許。其作之。呻吟苦惱。屈身縮手。僅作十數字。而既倦極矣。字皆拙甚。殆不可辨。生晚好學。來入吾家塾。余時舉古今天下治亂興亡之際。英雄豪傑之事。以語之。生亦撫掌大呼曰。快矣。後不知所往。

女丈夫傳

古賀 暎

女丈夫者。女子阿婉也。以其行事卓犖。無愧古烈丈夫。故今以此稱焉。阿婉父某。嘗仕羽之米澤。既而有故辭祿。退居都下新川之上。以醫鳴。求治者

不絕。列侯或給以月俸。阿婉夙喪母。與一妹從父而居。一夕夜半。有人叩門。告其家人。病勢危甚。父趣裝趨。與之俱往。獨二女居守。時列侯所餉月俸。適積在堂。隣近惡少。時主人之亡。又蔑二女無能為也。四人成群排門而入。更擔米苞以出。阿婉時年甫十六。而妹僅八九歲。阿婉語妹曰。吾雖孱弱。一女子乎。坐視賊入吾室。奪吾粟。而不能抗。他日何顏見人。且也阿爺以剛嚴聞。吾見賊退縮。不能出手。譴罰必不小。吾將挺身當之。乃潛匿妹于皮閣中。少開其戶。使瞰其外。謂曰。吾一婦人。纖柔

無力。加以寡敵衆。萬無生理。吾死之後。阿爺還家。汝具陳所見。焉可也。吾所以囑汝者。獨此而已。便提刀潛從側戶出。伏於玄關外。有一賊正負米出。直進刺刀於其腹。立斃。有一賊當後。謂其跌而僵。趨將救之。又刺之。亦斃。於是一賊覺。暗中有。人來將前捕己。阿婉揮刀擊之。斷其一臂。晝然墮地。其一逃走。追擊傷之。少之。父方歸。聞之大驚。事聞町奉行。奇其義勇。賞以銀錠。且痛禁死傷者家。令不得仇怨。實享保季年事也。阿婉斫盜之刀。蓋左文字。其父在米澤時。君賜之者也。蚓操子曰。余每

病。輒近世教化無具。而閨壺爲甚。乃若阿婉之壯烈。英偉。亦可以立懦。祛愚矣。寧忍泯而勿傳邪。明季阮太冲憤將士孱弱。不能制流賊。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事。著女雲臺二卷。以諷時。余於是傳亦猶太冲之志也。但彼則專勵鬚眉男子。是爲小不同耳。

蒲生君平傳 其一

蒲生重章

蒲生君平。名秀實。字君臧。君平。其一字。稱伊三郎。下野宇都宮人。其先出自會津參議蒲生氏鄉。初氏鄉有庶子。稱帶刀。及蒲生氏徙宇都宮。帶刀食

秩三千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為妾，有身。會蒲生氏復封於會津，帶刀從之，留妾外家，生男。妾父母不忍遠遣之，於會津佯稱女子，鞠于福田氏。因冒其姓，為宇都宮編戶之民。帶刀玄孫曰正榮，有五子。君平其末男也。幼而穎悟，一旦聽祖母語其家系，慨然發憤，誓欲興祖先之名聲，自復氏。蒲生折節讀書，不事生產。嘗寓于下野鹿沼鈴木石橋家。會歲暮，掃煤塵，舉家匆忙，而君平不在，索之遍乎堂室，厨廁而弗得。見屋上，君平端坐閱書，如始不知其忙者。眾升屋引下之，君平悠然，手不釋卷。既長

益好讀書史，然不甚研究章句。特通忠孝大義，景仰千古英雄豪傑而已。常慨然謂其友曰：吾生也晚矣。前之弗能出大化大寶之世，而遇大織冠、淡海二先公，相業之盛，後之弗能際天慶、天正之亂，而觀秀鄉氏、鄉兩先君將略之雄。今昇平二百年矣。草莽布衣，何所施設？願多著書，以裨補於世道人心。庶幾乎不忝為名族之苗裔矣。其患天下蒼生疲乎，蓋臣俗吏也。乃作革弊賦役諸篇，號曰今書。其患制度律令之不復古也，乃作職官神祇姓族等志。其患山陵之荒廢而不修也，乃作山陵志。

其患夷醜之跋扈而不之攘也。乃作不恤緯。嘗上山陵不恤緯。二書於幕府。有司謂其皆非布衣所宜言。却之。且議處之重法。會一鉅儒為權貴所重者。辨解其無他得免焉。君平自此不復言。號默默齋。以自警。益專力著述。題其讀書之庵曰修靜。曰此吾之所以修身而成名也。常自以關東布衣稱。終身不筮仕。晚娶紅葉山伶人多氏女。無子。文化十年癸酉七月五日。以疾歿于江戶。僑居享年四十六。其疾革也。自作修靜庵大人墓碑銘。文極怪竒。而其三寶之說。皆愛君憂國之正言也。

蒲生君平傳 其二

蒲生重章

君平為人真率。不修邊幅。故人多輕之。嘗聞仙臺林子平有竒士之名。訪之。行裝弊惡。窶如一野人。子平心鄙之。曰。咄。野翁不能自修。而何能弗禮。君平亦忿。曰。吁。山澤腐儒。何自尊大至此耶。迺去。平素忠孝慷慨之氣。發乎肝肺。不能自抑。遏嘗航佐渡。拜順德帝陵。見其荒蕪頽廢。而悲泣。欲告之。鈴木石橋直歸。路遇一川暴漲。乃解衣厲之。直走。行不覺其為裸體也。行路皆指而笑之。大竹與五者自京師來說。朝廷近者。贈役小角。神變大菩薩之

號君平聞輒泣曰歷世天皇山陵荒蕪且有未上
謚號者矣而如彼小角則異端左道之徒何賜追
號爲號哭展轉殆墜地嘗路過東寺見足利尊氏
像不堪忿忿大聲數其罪鞭之數百廼去又途見
朋友之讐輒欲報爲人所扼讐得間而逃在下野
古河夏夜與客飲酒酣君平起之廁聚蚊如雷君
平揮廁中團扇掃臂驅之不知其染不潔也既而
聞談及楠公事一人曰公之死早矣不念全生扶
持王室乃潔己售名豈得爲真忠臣哉座客皆雷
同君平不能平卒出廁揮團扇而辨駁一座異其

臭甚掩鼻而作行酒者指君平所揮團扇曰是廁
中物也視之染不潔而座上杯盤君平衣袴亦皆
莫不汚座客惘然君平至性居祖母喪盡哀骨立

林子平傳其一

齋藤馨

仙臺有奇士曰林子平父源五兵衛名良通仕幕
府有故削籍而姉既聘爲本藩側室故子平及兄
嘉膳皆受藩俸然子平儻有大志常見人之酣
奉於富貴飽暖自安者以爲是遭變故則不堪其
用也於是寒素自給雖藍縷糲食不厭自視猶在
兵陣間性健步好遊四方靡遠弗至行輒躡屐如

往來隣里者。人不知其行千里之遠也。所過風土之美惡。地勢之利害。政刑民俗之得失。皆諳知之。尤注心於邊防。前是寓藩醫工藤球卿。家球卿素有邊防之議。子平論與之合。於是從鎮臺再游長崎。接異邦人咨訪海外諸國情狀。益知邊防之為急。適清商在館者。激事忤命。鎮臺命子平及諸士勦之。子平奮鬪先衆。生虜數人。曰。吾知西人之技倆矣。既東歸。遂著海國兵談若干卷。大意以為西北諸蕃。概以奪地拓疆為務。威力日強。必且彘頤於我。而彼長航海。洪波大濤。視如坦途。我環國皆

海。近自日本橋。至鄂羅斯阿蘭陀。同一水路。無有阻隔。彼欲來即來。而我拱手無備。亦已危矣。必也節國用。修兵備。瀕海要地。設臺置砲。數年而沿岸皆壘。儼然成一大長城矣。然後一旦有變。以逸待勞。庶可無患。而尤可慮者。我南北諸島。委而不顧。彼或據之。是異日之大患也。因著三國通覽。以論諸嶋之形勢。二書既上。梓海內未嘗知外寇之如此也。咸謂諸蕃之來。商舶耳。漁船耳。曷有他志。彼張皇無根之事。不過為釣名計。幕議亦以為然。命毀梓。且禁錮于仙臺。時寬政壬子五月十六日也。

林子平傳 其二

齋藤馨

先是，閑院宮贈謚未決，物議駭然。子平見樂翁公，談及其事。子平笑曰：「天朝之於幕府，是一家事。縱令有變，亦猶夫妻衽席之爭耳。不至失家也。若夷虜，則是在外之大盜。苟不為慮，必至併家奪之。安可不憂哉？蓋其以邊防為憂也如此。至是，子平作六無歌，自號六無齋主人。實以寓逍遙自適之意焉。時輒為子弟談兵，罵世之講兵主一家曰：「甲曰：越者曰：彼何適用？苟欲適用，不若讀古戰記錄而察其勝敗之由，為有得也。又見子弟之讀書者，

曰：讀書可也。然足迹遍天下者，然後讀書亦足以為用。卿輩足未嘗出里閭，何足為用哉？歲嘗饑，為藩老佐藤伊賀著富國策，以為東海多鯨，苟能捕之，亦足以助國用。其他陳省費濟財之術，雖不行，識者知其可用焉。又著父兄訓，蓋謂前是童蒙有訓，然今之世，父兄亦不可無訓也。隨筆雜記有數卷，皆居常聞見所得，巨細盡載，亦多裨人者。同時高山正之、蒲生秀實，皆以奇士稱，然不與子平合。初，子平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正之慷慨論時事，涕隨言下。狀子平曰：「彼有泣癖耳。今時昇

平奚以泣為。即可憂者，唯邊防。而彼一泣外計，無所出。公亦以彼為善。不知一旦外寇之變，坐風浪于萬一耶。秀實亦嘗訪子平，行裝甚野。子平一見，罵曰：何物措大鄙野乃爾。秀實亦怒曰：田舍翁之慢人，亦至此耶。不交他語而去。子平既廢閱歲，沒其後十餘年，東陸果有鄂虜之變，秀實服其先見。上閣老書曰：祭子平之墓，而謝其靈可也。及幕議修邊防，蓋亦有取於其言。追賜赦，姪某始封其墓。事在天保壬寅。距其死凡五十年。子平名友直，子平其字也。

銀行

盛世危言

古人曰：惟聖人能利天下。故利於己而不能利於人者，非美利也。利於民而不能利於國者，亦非美利也。自中外互市以來，我國金錢日流於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補救之。而無非逐末忘本，得皮毛遺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務之興，莫要於商務。商務之本，莫切於銀行。泰西各國多設銀行，以維持商務。長袖善舞，為百業之總樞。以濬財源，以維大局。茲略舉其利民利國之大要，言之。銀行之盛衰，隱關國本。上下遠近，聲氣

相通。聚通國之財，收通國之利，呼應甚靈，不形支
絀，其便一。國家有大興作，如造鐵路，設船廠，種種
工程，可以代籌，其便二。國家有軍務賑務，緩急之
需，隨時通融，咄嗟立辦，其便三。國家借款，不須重
息，銀行自有定章，無經手中飽之弊，其便四。國家
借款重疊，即或支應不敷，可以他處匯通，無須關
票作押，以全國體，其便五。中國各設寶行，寶銀號
錢莊，或一時周轉不靈，諸多窒礙，銀行可力為轉
移，不至敗壞市面商務，藉可擴充，其便六。各省公
款寄存銀行。

三計塾記

安井 衡

三計者何，一日之計在朝，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
計在少壯之時也。何以名吾塾，慮諸生之晏起與
春嬉也。凡遊吾塾者，皆有志於此道者也。何為過
慮，其晏起與春嬉也。人少則恃於年，氣盛則動於
物，恃於年而動於物，惰嬉之所由生也。惰嬉既生，
則一生之計亦荒矣。物之生於天地間，唯人為貴，
而我得為人，人以男為貴，而我得為男，男以士為
貴，而我得為士，天之與我厚矣。而君父資我，使我
學，至大至高之道，則又士中之最厚者也。而終不

能自標異於世。蠢蠢乎遊嬉於走尸行肉之中。以爲得計。與風棲禪。何擇。故入吾塾者。不可不思。三者之計也。思之有術焉。一生之計。在一年。一年之計。在一日。日復一日。心與習化。見夫惰嬉者。邈焉不接于心。然後天與君父之恩。皆可得而報。而我之所以爲貴者。伸矣。此三計之本也。

習說

尾藤孝肇

攀絕壁。踏懸崖。而眩焉。乃人之情。而山中之民不眩也。涉狂濤。歷驚瀾。而懾焉。乃人之情。而海上之民不懾也。夫絕壁懸崖。衝天且欲顛。狂濤驚瀾。捲

地且忽倒。彼奚爲而不眩懾也。習使之然也。故習而熟之。山海之險。猶可夷視。况事之近于人情者乎。然世之爲學者。孜孜矻矻。非不勤焉。而言行才藝百職之務。終不能充其志者。何也。是豈非以習之不熟邪。嗚呼。山中之民善其事。而吾不能也。海上之民善其事。而吾不能也。即其孜孜矻矻。惡在其爲習也。是以君子其考也。洽其思也。精循循不已。繹繹其達。無不明焉。無不察焉。而言行才藝百職之務。凡其所習。無之而不自得焉。乃可以攀絕壁。可以踏懸崖。可以涉狂濤。可以歷驚瀾。天下之

事何不可為之有。此君子之所以為習也歟。抑亦君子之所以不器也哉。

進學論 其一

柴野邦彦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峯大士像，啓龕。都人士女相將，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吾以獨行，心孤，謾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煙，分果，醫渴，行相詼謔，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與近郊遊人，差馳道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

之後，不復可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多，不能以寸。惟積數分之多，漸進而先也。初其數十百步之相前後，亦便旋佇立之頃，猶可一蹶而及焉。半日後，非復一蹶之可庶幾矣。如此而至乎十日之後，則雖有輕車駿馬，將無所可企望也。我羸弱難於步，而彼非皆老幼婦女也。然而吾所以能漸先彼而進者何也。此無他，彼之所期在十數里之內矣。故其心怠也。吾之所期在數百里之外矣。故其心勤也。我於是曉學之方焉。

請諸君期於數百里之外而無忽一步之功也可
勝尾山出大士殿門而有二道其左者達箕尾瀑
右者山路也時方營佛殿取材山後右者因以廣
坦其左者低入谷中蕪穢不似正路余惑欲待人
來而問俄而大坂二賈人至一僮子挑擔而先輕
輕就右路粗不置疑余號而問之云欲適箕尾行
歌不顧而去余謂是習於此者乃從之行二里許
遇山脊路又岐左從其稍夷者既轉山腰則歌側
茅塞不可遂進也乃反取山脊右路入林路益分

益細縱橫如繚無適可從問賈人云皆始來于此
者吾於是知為所誤俯聽谷底如聞水泉潺潺余
嘗聞人言山行失道當沿水而下也乃不復謀賈
人直尋水聲而下下盡峽間成澗澗渴無水沙土
之上如微有人行跡石呀呀如劍戟榛莽又蒙其
上不可容步也諸人皆欲反余叱曰迷既遠矣反
之更勞使奴甘草擠荆棘而先余勇奮從之枝之
針刺見擠者挺而來勢如風雨急避之石稜齒蹶
者毒於砭上護頭目下虞脾脚仆而起者八九體
膚被鈎刺皆見血顧視賈人色如土亦相踵而進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四

顛頓狼狽數十折始得小澗橫前遂循澗數里僅
得復正路至箕尾此日欲盡西攝勝投兵庫驛宿
以失道之故不達十餘里至西宮驛則既昏黑矣
余因思初寺前不有新路曠坦則余與賈人固不
迷矣又賈人童子若能知疑而問則余亦必審而
後由焉亦不迷矣惟新路既可悅又以童子妄自
信遂誤人至此使余有前路十餘里未達之難也
嗚呼人壽幾何轉瞬成翁學誤失正路雖則能不
遠而復亦一日迷則後來造詣必有一日之未達
矣一年迷則其造詣亦必有一年之不達矣臨死

必有不勝其悔者也諸君請務從古人所由無為
輕俊快意之言所誤枉費精神功力臨死而有悔
也可

峽中紀行 第一

荻生茂卿

勝沼驛東行有大橋橫吹川也至鶴瀨關吏迎謁
擇店之可宿留一儻看裝還出關由橋前左山行
一里許有誣訪祠始則與都道但隔一川行人之
語驛豎之歌往往相聞衣皂白尚可辨識漸行所
隔之川又隔山其水聲漸不聞寒寂甚土人指語
云後主之棄新府東遁也鶴縣違順迺不得已將

口...

四十一

固天目山時猶莫有是路冒翳排蒼緣前山以進鄉豪土兵處處屯結助逆盜賊叢生聲勢相扇將校扈從士日日減竈夫人侍姬徒跣荆棘中路草為之色變父老目擊其事者傳言至今尚為潜然予與省吾不覺歎歎久之山徑忽東忽北足指稍稍向上過水坵村時有陟降右沿一溪則龍門下流也率行五六里而至景德院山門南向入門謁後主廟後主郎君夫人影像皆新造者太俗不可觀廟前有後主所踞自裁者石二竹落其外謁畢詣籌室與住持僧語似有道骨者問遺墳所在則

服頓夫人

云後主兵解時闔州麻亂莫為修後事者僧拈橋者在廣嚴院聞之來赴既過七日屍血淋漓君臣不辨迺同葬一壙即今建廟處以故別無窀穸所一二年後神祖命伊奈熊三者建寺奉祀特賜六七里地供香火而猶且草創寺莫有所名之州檄郡符但以田野精舍為稱七八年後始得成寺云

峽中紀行 第二

荻生淺卿

未暮至所擇宿鶴瀨人家宿家雖隘而主人頗能話問之勝國間事今景德院門前處其時有二三人家後主之走至此追者既逼則納夫人衆姬妾

一民家。其人，名清右，其子孫見在。尚語其時事。時會積茅于庭場，命搬以擁塞其門口，呼一炬火之。侍女輩或有走出者，皆斫投諸燄烟中。南牟聲與哭泣俱聞。後主曰：今而心頭無罣碍，其烈可知。迺覓地稍高者，得構廟處，出寶甲盾無者，衣郎君土屋。宗藏為之師。顛沛間，其執禮不苟者如是。後主則提偃月刀，欲出奮戰。宗藏諫曰：主君則新羅三郎，宗統所在，承二十八世社稷之重，上天之不弔，一旦運移，業已至是，而豈可放匹夫之勇，授首奴子輩哉。後主抑憤，解甲端坐石上，使宗藏奉刃取

終。或云使小原丹後也。從行將校皆耦互刺以死。最後宗藏及僧鱗岳在。岳謂弓刀之士方其運刃自屠力或不足，欲死而不能，呼吸綫存，是豈不大不可欲事哉。僧則亡害也。迺使宗藏先審眎其克裏事，而後岳以口伏刀鋒貫其背死。世謂後主殞於攢戟下者，傳聞之誤也。予始拜後主影像，猶如不拜然。至是不勝悚然。

那智瀑 北圖 恭

詣渚宮，右轉峽中三十町，至市野村。雲間覩一條之雪旛，乃那智山上之懸川也。距尚數里而冰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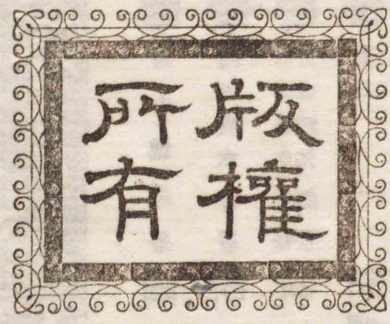
中興漢文詩本 卷之四
集英堂藏本
掉_ニ灼_リ於_レ咫尺。僅轉則失。二十町有橋。當華表。即那智山口。橋下數尺。活活鳴。躋磴。左右老杉。每一町立一石標。標六而得樓門。題曰日本第一。過門而右。傍澗曲上。駢杉陰。淒蒙籠。晝晦。意短景之向沈也。初過華表。聞聲之發乎杳冥際。溯滂似風之迴洞。乍止乍起。漸上則轆轤若車之過。虺虺似遙雷。冉冉而闌矣。未知其爲瀑布。而心爲之駭焉。至此則聲轉洪矣。三標道下。仰左峻磴。行若干有小堂。奉空海像。左舍主祀僧也。磴滑而濡。唯足之謹。既杉漸白。聲益洪。而淒滄凜栗。道與澗俱窮焉。而得

瀑布矣。那智瀑大者三。而是爲魁。土人稱曰一瀑布上者爲二。又上者爲三。二三其次第也。實夙然不能。伯仲於一瀑布。餘雖有數尋者。亦不齒焉。昔在白河帝。沈壁而祭。曰日本第一。響忽過。曰天下第一。即鳴泉上之蟠松。若撮絕壁成筧。吐爲三咽。爲一矯矯乎。龍排絳霄。旬旬乎雷擊壘岩。雪蜚玉碎。洶湧變轉。山谷皆動。嘻。夫布引箕面。攝之所盛誇者。猶河伯之於秋水耳。諺曰山則富士。瀑則那智。今而知其至言矣。違二十町許。不動堂前有一亭。命以觀泉。余乃倚杖賦詩。激水霧散。衣袂盡濕。

時一僧來，訶曰：申鐘鳴，客速去。反卻三町，右折上磴，亦有石標六級，投僧房而宿。宿不覺，覺僧已...

中等文讀本卷之四終

自一卷 至五卷 明治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印刷
自六卷 至十卷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四日印刷



編者 齋藤 誠
發行所 東京市本郷區元町二丁目六十六番地
印刷所 東京市本郷區元町二丁目六十六番地

中等漢文讀本 價定

一卷金貳拾錢	二卷金貳拾錢
三卷金貳拾三錢	四卷金貳拾三錢
五卷金貳拾五錢	六卷金貳拾五錢
七卷金貳拾五錢	八卷金貳拾五錢
九卷金貳拾五錢	十卷金貳拾五錢

發兌書肆 大賣捌所

集英堂 各府縣下書肆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旅籠町十一番地



新刊中等教科用及參考用書

文學士黑板勝美校閱
遊佐誠甫富永岩太郎合著

初學漢文教授法

全壹冊
定價金三拾五錢

文部省檢定濟

● 馬山 編 著 國 文 の 彙

全壹冊 定價金拾五錢

● 岡田辰次郎 著 新體皇國小史

全二冊 定價金上卷三十八錢
下卷三十八錢

● 矢津昌永 監修 新編中學地理

全壹冊 定價金七拾五錢

● 角田政治 編 修 新編中學地理

全壹冊 定價金貳拾五錢

● 同 新編中學地理

外國誌 全貳冊

● 同 新編中學地理

地圖 全壹冊

● 同 新編中學地理

全壹冊 定價金三拾八錢

● 文學博士飯島健
理學士久田晉
佐々木豊三郎 編纂

中等教科 新體博物示教

酒井虎男撰



